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楚國夫人墓誌銘

韓曰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㘞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亦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先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一無今字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樊曰許國公韓弘也前鄜

州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父太尉劉公之甥孫曰劉玄佐之甥○一本父作又内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賛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祝曰太夫人弘母劉氏也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玄佐之妹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孫曰元和十年九月

（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弘遣其子公武領宣武兵三千人隸李光顏討蔡十二年冬蔡州平十一月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再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守不變天子嗟歎之（孫曰公武執喪不變元和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為節度使）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韓曰元和姓纂云翟黄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所滅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韓曰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卒以成為相翟璜佐魏文侯所進者西河之守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等五人文侯皆臣之高陵相漢樊曰成帝永始二年十一月以翟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綏和二年二月罷義以家酬韓曰王莽居攝元年九月方進子東郡太守義舉兵誅莽凡二月兵敗死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焚棺夷三族誅及種嗣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絶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孫曰河東言沭河也弘在宣武凡二十一年元和十四年秋自宣武入朝願留京師八月拜司徒兼中書令其冬妻翟氏

卒於鄜州公一作父○子在鄜時孫曰鄜鄜坊丹延節度治鄜州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予曰母兮莫我撫已丈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祝曰夷等也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曰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云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台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然誌言而佐東都留守則序

所謂合東都之文遊即謂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貽周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一有至公之三字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世一作代仍襲爵名樊曰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善衡子懐亶洪州都督懐亶子允同昌郡司馬皆襲封西河公同昌郡扶州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樊曰叔向字遺直以詩自名與常袞善大歴十二年四月袞平章事用叔向為左拾遺内供奉十四年閏五月袞貶河南少尹叔向出為溧水令○溧音栗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歴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樊曰叔向五子常牟羣庠鞏皆工詞章為聯珠集行

於時義服昆弟若五星然舉新史有傳弁等附焉

孝愛謹厚一作孝謹厚查舉進士登第孫曰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郎中檢校下一有虞部二字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補注弁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窆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任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兆塋域也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遅其至遅音稺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

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李曰高字公顒滄州東光人曾祖恕己南陽郡王恕己子建康淮陽太守建康子高貞元初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有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孫曰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孫曰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轝歸東都祝曰轝舁車也呂氏春秋不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轝駕〇轝字音預從史卒敗死孫曰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

馬卒 雕州司 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 樊曰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奏年為府巡官 後佐留守司徒餘慶 樊曰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奏年為府判官 歷六府五公 韓曰年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貽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 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 一有者字 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 遏一作益 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

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音拱常進士補注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蘷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孫曰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樊曰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己為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孫曰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庠三佐大府樊曰庠字肖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皋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元和三年二月皋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韓曰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孫曰元和

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一作好學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少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補注公大歷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視一作事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祝曰哀元年左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孕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夏以再家竇爲氏祝曰后緡生少康克復舊物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

聖愕旋河犢引比樊曰龍六十九世孫爲鳴犢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游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丘哉旋河謂至河而旋也引比引以爲比〇犢作犢非

相嬰撥漢納孔軌樊曰鳴犢七世孫世世于嬰字王孫家觀津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爲丞相軌法也言撥去亂政納之於法韓曰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太后好黃老而嬰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蓋謂嬰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左氏所謂納於軌物前漢敘傳所謂伏周孔之軌躅也〇撥一作發

後去覯津覯音貫而家平陵韓曰世弟彪彪子充徙居清河充子廣國字少君孝文皇后之弟廣國子誼誼子賞宣帝時以吏二千石徙扶風平陵遥遥厥緒樊曰何昌寓為吏部有姓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寓笑曰遥遥華胄遥遥字出此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一作石

唐故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補注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孔曰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為東光令務本子如珪海州司户如珪子岑父著作佐郎巢父給事中岑父五子戴戣戢戡戩字君嚴事唐為

尚書左丞孫曰長慶二年以戣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孫曰長慶三年戣累表請老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樊曰詔戣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吾君年至一本无至字一宜去洪曰蓋取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令大夫年至矣補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或作宜去無一字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一作中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

者不在東阡在北陌補注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數音朔數與下一本有孔戣二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

始以進士補注建中元年鉞第進士佐三府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以鄭滑節度行軍司馬盧羣為本軍節度使表鉞為判官九月羣卒揔攝留務監軍楊志誎雅自肆衆皆恐鉞遣志誎至府與對揖臥起示不疑志誎嚴憚不敢動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樊曰鉞為諫議時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憲宗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鉞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加皇太子侍讀孫曰元和六年十月以鉞為皇太子諸王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韓曰鉞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寬不下博

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鞫其情戮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一本無此句尹字

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一無上三字改華州刺史孫曰元和九年六月以戮為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明年歲貢海蟲淡菜蛤蚶祝曰蛤蜯蛤也說文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為蛤秦謂之牡厲一曰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蚶蚌屬爾雅曰魁陸本草云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橫從其理五味自充庖作羹○蛤音閣蚶呼甘切可食之屬一無可食二字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啓外按小兒邽音圭外按一作按外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

為大理卿錄曰元和十年二月以李絳代羲為華州以羲為大理卿○而以一作而自又作行自一無刺史二字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禁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朕求之度以羲對庚戌以羲為節度使約以取足任曰羲剛正清儉請判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韓曰羲既至免屬州逋負千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韓曰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賄一作財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

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日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韓曰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殘至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傳為奴傳一作縛公一禁之有隨公之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訟一作告公召殺之山谷諸黄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張曰自貞元中黄洞諸蠻叛乆不平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孫曰元和十四年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上從之冀一有

功有所指取當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黄為類(一作頗)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冦緩之則自相怨恨焉況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焉比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乗勢殺都護李象古(孫曰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皆遇害)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孫曰十五年七月行立旻相繼

卒〇數月一作數日嶺南嚻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詞美之詞一作詩嚴曰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又云明年祀歸即十四年又云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即十五年也按退之以十四年貶潮州冬至袁州則十五年已移袁州矣舊史云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愈在潮州作詩美之其說蓋誤十五年還尚書吏部侍郎補注十五年九月遷拜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遵裕史作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祝曰隋後官至宰相唐史有傳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戴戡戢戵樊曰以世系表考之岑父生戴戣戡戢戵咸戣給事中生溫質溫孺溫憲溫裕戡昭義節度判官戢庫部員外郎以傳考之溫裕仕為天平節度使戢京兆尹與表不同誌謂戣兄弟五人而表又有咸誌云遵孺遵憲遵裕傳云遵孺溫裕表又悉以遵為溫當考○戵音衢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

湖南入為少府監孫曰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荎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祝曰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三十八韓曰一本云孔世卌八卌蘇合切說文作卅俗作卌又一本云孔子世三十八前之說則省字後之說則加字皆非文意孔世三十八於理自暢拘字之偶非古也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一作自寡笑與言其尚類也一作耶莫與之倫祝曰倫比也一本作莫之與倫左傳所謂莫之與京也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補注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文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〇一本無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公諱仲舒字弘中孫曰井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孫曰仲舒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十年嚴曰按王弘中碑云貞元初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墓誌則曰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按陸贄之貶在十一年春而陽城傳云裴延齡譖毀陸贄等坐貶陽城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上疏則墓誌云十年是矣以賢

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軍改蘷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硤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鈌改婺州蘇州刺史改一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一作宜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閒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仲舒履歷事跡並見三十一卷碑注至則奏

罷榷酒錢九十萬（十或作千）以其利丐貧民（丐一作與）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一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禁一作學）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内因出野（出一作山）去浮屠老子象（去一作立）以其誑丐漁利奪經人之產（經一作編）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孫曰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

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塟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以拾故遺讒而貶及知制誥（知一作在）盡力直友人之屈（樊曰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發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一無口字）公居五年（一無公字）完

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輙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悉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呼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一有諱字）玄暕（音簡）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某（一作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一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

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孫曰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世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劉禹錫嘗為仁師撰高陵遺愛碑次女壻李行修孫曰元和四年行修登第○一作行循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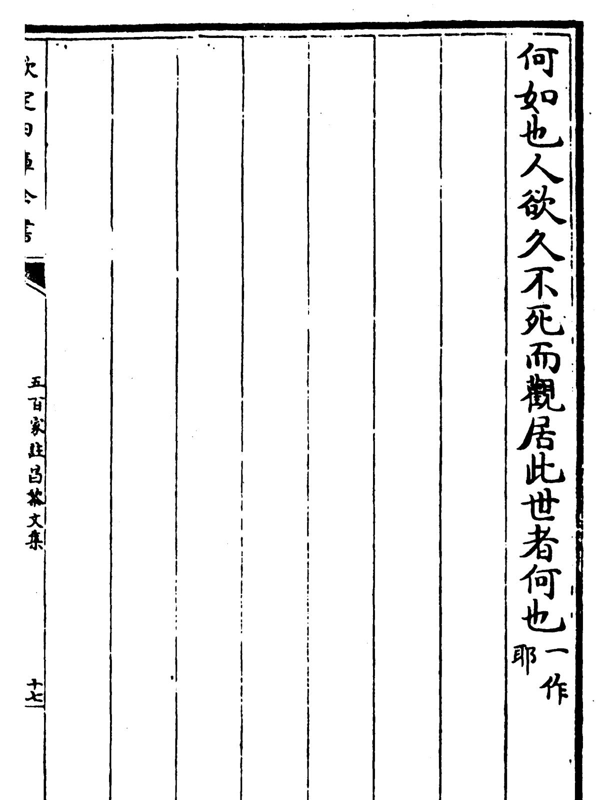
氣銳而堅一作大又剛以嚴又一作乂哲人之常哲一作若愛人盡已不倦以止止一作正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最一作撮萬世之藏

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此篇後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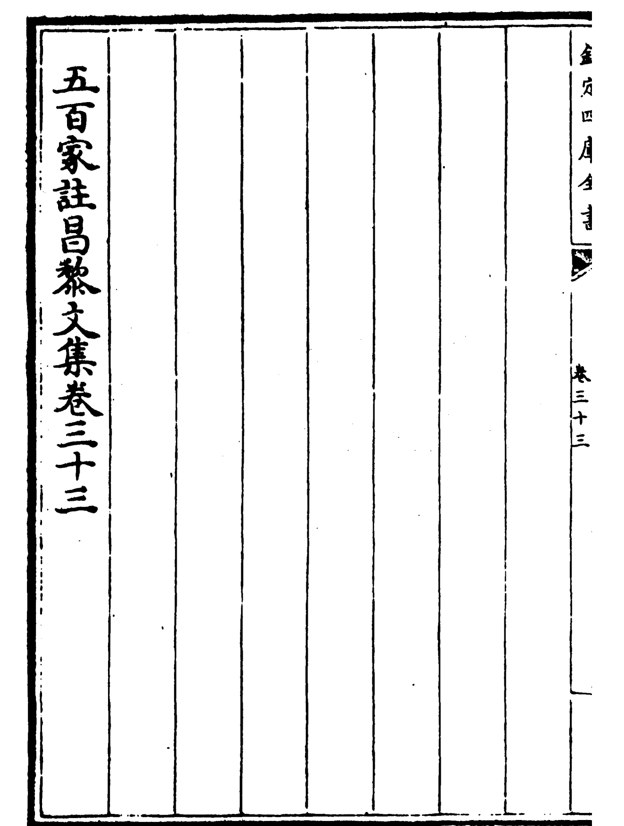
君諱繼祖（樊曰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補注王名燧字洵美）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樊曰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故次繼祖集注按傳燧贈太傅此云贈太師暢贈工部尚書公元和九年為其夫人作墓誌亦云贈工部尚書此云贈太子少傅豈其後累贈至此耶）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孫曰貞元三年公年二十）應進士舉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樊曰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弇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罷兵燧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拜

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補注軫悼閔也賜食與衣祝曰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食音嗣衣去聲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祝曰姆女師也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洪曰可憐舊作可念按妬記云王丞相夫人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貴曾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一有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補注謂非武王

燧燧身長六尺二寸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孫曰謂猶鸞鵠停於竹梧之上能守其業者也補注少傅暢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祝曰茁草初生貌詩彼茁者葭○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樊曰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樊曰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樊曰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而下一有分府二字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孫曰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耋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一作耶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曰紹述卒且葬誌皆無年月或法不必載也按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乃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而公卒以四年十二月則疑在長慶三四年間○補注後山詩話歐陽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孫曰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從一

作促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一無者字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一無紀字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樊曰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稱銘賦詩七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一本又字作一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洪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

注解如瑶翻碧漱鬼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補注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覧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負載也放恣縱橫縱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孫曰言蓋如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樊曰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

以金部郎中告袁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無出字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一作命且日下遂病以卒一作遂以病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孫曰澤字安時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孫曰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祖某官諱泳樊曰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孫曰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補注聲樂也下言觀樂是已天得也一作天地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一有某字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賊一作脫後皆指前公相襲孫曰公然相襲後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祝曰祖往也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邢（蒲經反）字其雍王會之後（孫曰會當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雍州總管。雍於家反）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孫曰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孫曰五年十月道玄與黑闥戰於下博道玄戰沒無嗣以其弟道明嗣為淮陽王終鄆州刺史生景融。一本作長平生淮陽王淮陽王生景融）景融親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岌為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祝曰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晬祖對切）無家

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孫曰邢天寶八年生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一無年字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嬌一作敵浸傳之聞諸父一作浸傳聞之諸父諸父泣曰吾凡尚有子邪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音蹤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語一作謂為汝得師一作吾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覯以朝邑負外尉選孫曰選謂選於吏部曾公真

卿（洪曰魯郡顏真卿為吏部侍郎）第其所試文為上等（孫曰試書判拔萃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録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孫曰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拜南鄭令（補注南鄭興元屬縣疑此處有脫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慙其庭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一無上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

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陜州左司馬孫曰陜虢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某月丙辰俗本無某月字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樊曰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潡鄜城令放汭城尉漢監察御史

樊曰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滙洸潘**集注滙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于及。滙音產洸音光**皆進士**樊曰舊史漢弟滙洸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及**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墦也補注漢即公墦**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其祀共一作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樊曰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但書曰帥諱之爲耳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祝曰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祝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牛僧孺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太平軍節度使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

者毋侮辱轢蹙我事轢音歷無罪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樊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等取朱滔子洄為留後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與一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元濟斬於獨柳樹十四年二月師道為其兵馬使劉悟所殺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樊曰新史書儆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為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絶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師馬僕射補注鄆曹濮節度使馬總也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

以聞詔所在給船轝(音預)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一作三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孫曰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一無養字)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嚴曰空青山出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窟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踐某官父休某官妻韓氏

禮部郎中某之孫祝曰雲卿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祝曰俞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暮顧以行子揭揭也揭音𡃤𡃤一鴉嘻嘻以為生結切嘻於金切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折缺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厲嚴也曰厲協韻音烈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呾相呵也曰呾音怛

故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補注公室盧氏之母夫人苗氏也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孫曰上黨長子縣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樊曰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别駕樊曰此云别駕而表云永王府諮議參軍當以此為正夫人年若干嫁法曹盧府君一作嫁范陽盧府君下再有府君二字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言盧氏之族世所謂甲乙者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殁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

韓曰夫人長女壻河南緱氏主簿唐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七月一作八月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其誌銘其一作之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一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享乃于行一作乃及于行克媲德門媲匹詣切克一作允肅其禮容一作為禮一作禮體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

劭一作既克其家厥聞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儆歲時之嘉嫁者來寧果果外孫果力追切一本作累累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儔刻銘寘墓寘一作誌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韓曰參軍李翱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翱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翱欲傳但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

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孫曰夫人父球兗鄆懐三州刺史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孫曰涼武昭王名暠字玄感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在位十七年子翻字士舉位車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太守翻子寶字懐素鎮北將軍寶子冲字思順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暠曾孫也今云六世誤矣○涼一作梁者非是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孫曰冲子延實

字禧都督青州刺史延寶子彬字子儒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由侯至于貝州凡六世孫曰桃枝玄孫詒諮議參軍詔子楚金〇一作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孫曰楚金伯兄惟慎楚金事之如父在每事必請惟慎曰汝年亦長矣每事必攙我何為楚金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湍乎人心其請如初見實録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孫曰姒惟慎之妻鄭也〇一作姊非其於家不敢自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一悅作慈嚴曰李習之皇祖實録云刺史嚴正晦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尾石一有兩字胥其出擊之一本胥作需無其字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

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杖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樊曰實録貝州刺史嚴正誨黜官百姓售不樂其政將侯其出戕之以瓦石録事參軍謂楚金曰若之何楚金請攝録事參軍乃如之楚金於是集小吏百餘人皆持兵无兵者皆持扑理長木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杖殺大木下及正誨出百姓莫敢動後刺史至加禮擢任貝州由是大理樊曰後刺史至委政楚金姦吏皆務情告貝州於是大治其葬曰翺既還貝州君之喪于貝州于貝州一本無貝字一本無州字殯于開封遂還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

于開封壙于丁巳補注說文云壙塹穴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補注說文窆葬下棺也周禮及窆執斧是也○窆彼驗切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五字○一作仕不遷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衙孫曰惟慎子五人衙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早翔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樊曰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朝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一本無固字

處士盧君墓誌銘

（韓曰公前銘盧君夫人此又銘其子於陵）

處士（一本有盧君字）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牽捽之（祝曰捽搫也○捽昨莫切）法曹爭尤彊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孫曰貽娶苗氏太師晋卿兄如蘭之女有子二人於陵渾女三人長嫁唐充幼適公）讀書

學文皆不待彊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恐去時歲母夫人既終（孫曰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苗氏卒年六十九）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一或作十）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

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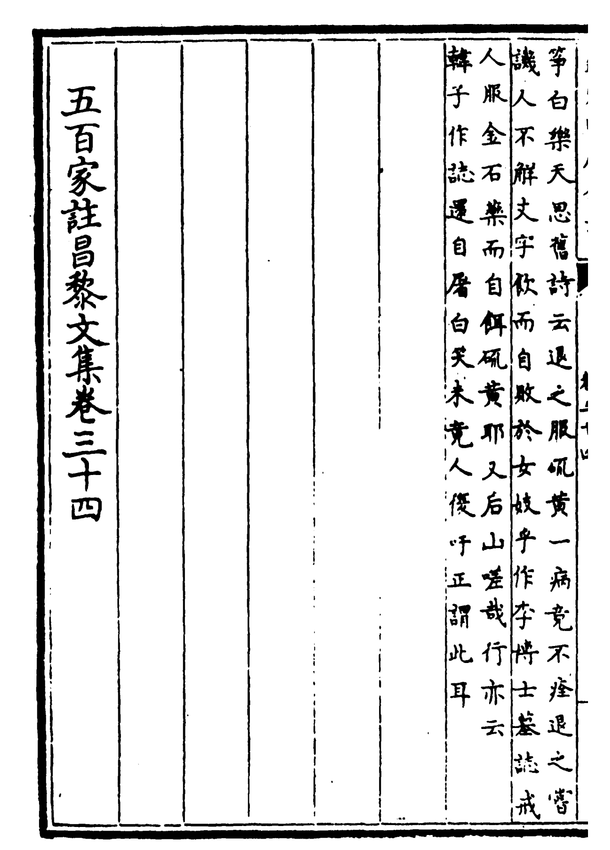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一本作于下同余兄孫孫曰壻也年四十八于大歷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其縣其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樊曰元和十年干中進士第年四十為鄂岳從事樊曰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辟干為從事遇方士柳賁一作沙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孫曰說文鉛青金也一曰錫之類按中為

空按字上一有以物二字實以水銀益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耳聞一作耳相聞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孫曰登字冲之元和十四年六月為工部尚書殿中御史李虛中補注虛中字常容刑部尚書李遜孫曰遜字友道長慶三年正月拜刑部尚書遜弟刑部侍郎建補注建字杓直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孫曰簡字幾道元和十三年五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工部尚書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孫曰

坦字保衡元和八年五月除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裀席得水銀一作其茵席當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薨卒殿中疽發其背死孫曰元和八年六月虛中卒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孫曰長慶六年正月遜卒其季建一旦無病死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建卒襄陽黜為吉州司馬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簡比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樊曰是歲九月公自袁召還為國子祭酒襄陽乘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有家人至一作有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之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孫曰長慶三年十二月簡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貢得罪食貢藥五十死海上樊曰道古因皇甫鎛薦柳貢于憲宗貢治丹劑憲宗服之遽棄萬國穆宗即位以貢付京兆府決死道古貶循州司馬元和十年九月亦以藥死貶所此可以為誡者也辰曰后山詩話云退之為李干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此將為一世誡耶而竟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黄一病

竟不痊是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補注下文云豚魚雞是也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感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補注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



第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識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耶又后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僕呼正謂此耳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注陰爲逗橈之計刋本橈訛遶據唐書改

第六頁後五行注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刋本至既訛既至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改

第七頁前四行注立牙將李夰爲留後刋本夰訛界據唐書改

第七頁後五行命正我宇刋本正訛王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以先朝時刋本脫時字據天德堂本及文義增

第二十頁前四行注奏戎為團練副使刋本戎訛晃據文義改

卷三十三第五頁前三行注河南尹鄭餘慶刋本缺鄭字據唐書補

第十一頁後六行注岑父生載戮戡戢㦸威刋本岑訛巢據唐書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此云贈太子少傅刋本少訛太據唐書及誌文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注王丞相夫人於青踈臺中刋本脱夫人二字據世説注增

卷三十四第六頁前二行長慶元年刋本元訛二據唐書及考異改

第七頁後四行節時其飲食刋本脱時字據文章正宗增

第九頁後一行厥聲彌㓜注厥聞愈㓜刋本㓜並訛邰據天德堂本及字書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其𦳝曰刋本曰訛日由上文既以世為詞故此必以曰作日以曲証其文之不分應也據考異及舉正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侯之後刋本脫後字據天德堂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呂燕昭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五至三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盧渾墓誌銘

韓曰渾河南法曹叅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弟兄一作後有弟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汝遷於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虢州司户韓府君墓誌銘 注詳本篇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刺史 嚴曰新史云弓高侯頽當裔孫尋從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其後從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茂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樊曰唐史世系表及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並云叡素桂州長史皇甫持正誌公墓及神道碑明同而此云刺史其字誤矣 化行南方

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揚州録事參軍 集注桂州四子仲卿少卿雲卿紳卿也李太白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獨世系表云桂州君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表以晉卿為長而碑以仲卿為元子表作升卿最季而誌作紳卿誌

又云嘗為揚州録事叅軍而表云京兆府司録叅軍公仲卿之子而紳卿姪也寧有叙其家世而故誤耶當以誌為正

事故宰相崔圓孫曰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曰司録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録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奴箭切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

氏男曰冢女曰都皆幼㓜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於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洪曰疑有闕文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韓曰此誌及張徹誌皆以韓愈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為令史誤也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俞妻趙氏生二女樊曰二女長即況妻次嫁

張徹三男樊曰三男無競啓餘州來並世系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孫曰公父仲卿即雲卿之兄也○一本無弟字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於周氏況樊曰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遣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濯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孫曰貞元六年好好生至是元和十一年卒年二十七葬長安城南

鳳棲原其從父愈一作其從父弟愈於時為中書舍人孫曰是歲正月公為中書舍人五月降為右庶子為銘曰

夫喪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樊曰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此誌云滂年十九死蓋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孫曰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孫曰老成公凡介之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祝曰湘滂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

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後（祝曰舍人名會）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軌一作範）滂既兄弟二人而卒府長子百川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作文（作一作倍）功力兼人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人耶退大喜謂其兄湘曰其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犀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於為人亦然既數月（一作日）得疾以卒年十九矣（孫曰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

（孫曰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里（孫曰宜春袁州滂從公量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卒○一本作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耶（一作天固生耶一作天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殺之耶其偶自死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挐壙銘

（韓曰公貶潮州挐道死商南層峯驛瘞之山下至是尹京兆乃發其殯歸葬于河陽世墓之次）

女挐（音如又女加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

秋官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絶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孫曰十四年正月公上佛骨表坐貶潮州其地在漢南海之揭陽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畱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在病一作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又一作父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

之女孥死當元和之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孫曰韓氏之先皆葬河陽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孫曰景柔為蘭陵太守南州判史景柔子元幹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孫曰晉卿兄如蘭之女詳見苗夫人誌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孫曰長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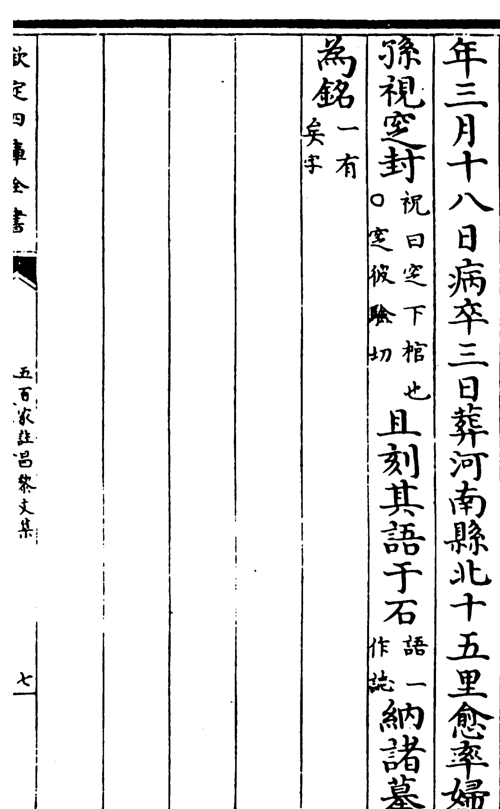
三年七月以休憬同平章事四年八月罷神龍元年四月復相二年三月罷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復罷出鄭氏外王父昻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卒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一爰作奚歸九子一母婉婉有儀柔静以和命不偫身兹其一作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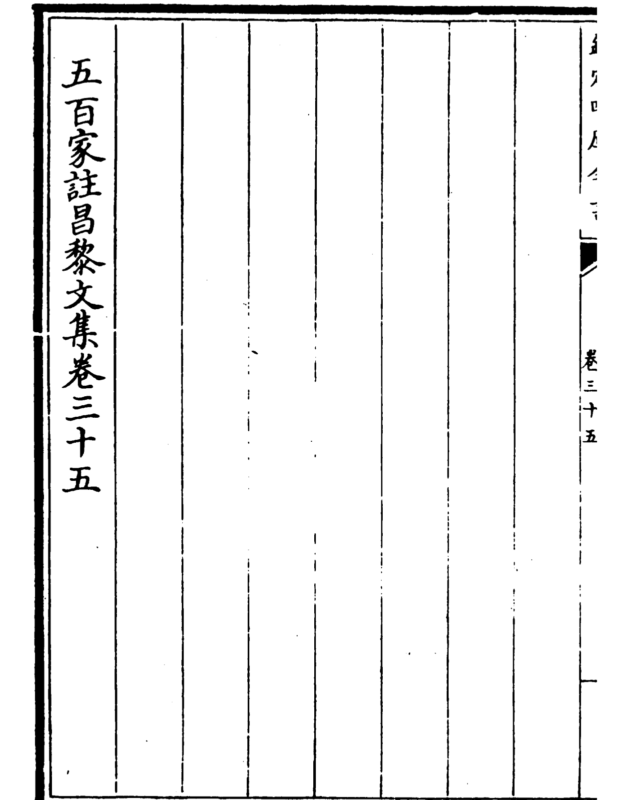
乳母墓銘

樊曰唐志義服有爲乳母報者其服緦麻韓曰猈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眞爲韓氏家乳其兒愈爲于僞切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孫曰大歷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嚴曰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韓曰公第在貞元八年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



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病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祝曰窆下棺也　口窆彼驗切）且刻其語于石（語一作誌）納諸墓為銘（一有矣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五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瘞破硯文

樊曰李元賓硯公爲之文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甞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襃谷間孫曰襃斜地名役者劉允誤墜之地毀焉乃匣

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識音志○一作贊而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補注全謂其未破時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洪曰退之毛穎傳擬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于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樊曰李肇國史補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孫曰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韓曰禮記兎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孫曰卯於十二神為兎死為十二神孫曰十二神謂子丑寅卯之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嚴曰博物志云兎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兎兎吐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補注論衡曰兎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名曰娩○娩芳万切鄒云俗呼曰䨲䨲乃侯切又廣雅云䨲兎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嚴曰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姮娥羿妻也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一作或云居東郭者一有

號東郭三字曰㕙音逡又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捉謀而殺之祝曰戰國策曰韓之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㕙者海内之狡兎也盧逐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於後○捉音鵲宋之良犬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嚴曰恬秦時製筆者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孫曰秦爵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一本作左右庶長與軍尉祝曰軍尉軍中尉史以連山筮之韓曰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丈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祝曰趺尸跗晉陽泉蚕賦伏似虎趺○趺音夫獨取其髦張曰髦長髦也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頴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補注征伐所獲者為俘章臺秦宮名聚其族而加東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孫曰管城地名在今鄭州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頴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孫曰九流謂儒道陰陽法墨縱横雜農九家者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

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孫曰趙高為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孫曰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補注洪駒父云韓文公傳毛穎以文滑稽然與穎遊者褚先生陳玄陶泓功不在穎下文公不為立

傳乃為補亡云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輙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髪禿又所摹畫一作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嘻一作喜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

謂魯衛毛聃者也孫曰僖二十四年左氏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樊曰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孫曰杜預左傳序云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及蒙將軍拔中山之亳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一有與字卒見任使一作始以俘見卒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詶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此不復載

下邳侯革華傳

祝曰下邳縣名史記舜耕于下邳在漢屬東海郡舊本無革華傳歐陽公始錄之樊曰按今諸本毛穎革華二傳聯載然毛穎傳見於李漢序子厚集李肇因史補及舊史公傳獨革華傳無聞大抵步驟毛穎傳而為之其不及遠甚趙璘因話錄曰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設其辭多鄙淺則革華傳非公之作矣補注陳長方云下邳侯革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笑此語豈再出耶又宋景文筆錄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不載下邳革華傳足判其謬矣○邳貧悲切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孫曰隴西秦田隴之義三十六代

祖守犍為祝曰犍為郡名史記以壯犍為○犍居虔切黃帝時以人力見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孫曰書放牛於桃林之野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一無而加二字華父犨祝曰說文云犨牛息聲一曰牛名○犨赤牛切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嚴曰臺在蘇州越絕書云吳王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乃成高見三百里此所言長樂姑蘇但取酥酪之義皆牛乳所成者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

引重（一作引輕車使）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之下（轘胡貫切）主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一本而作以一本無之字）其夫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屈强（屈渠勿切强居虎切）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一無其字）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一無焉字）華嘗曰吾辛勤以今方成名得

處上左右足矣〔一本處字下有在字〕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履道〔一作蹈〕別威儀進退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擊毬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往伏事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議洩露密旨〔密一作上〕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一本有令字恐非上既有命字此不當復有令字〕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與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顦顇〔一無其字〕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一無咨嗟二字〕下邳侯

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一有於市朝三字）不復召子矣遂棄而終（棄字下一有之字）華無子（子一作息）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焉初革自胡而來為趙武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有耆棗侯革朱者（孫曰漢書作革朱今本多作革朱非）即其後也（一本云從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革焉漢書功臣表有耆棗侯革朱即其後也初本自胡服而來趙武靈王重之由是子孫方盛於中國耳○一本云革氏之先出於皮姓軒轅胡服而來方職於中國漢書有耆棗革朱即其後也）

送窮文

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頴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楊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蓋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如司馬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杜云遇相祖述後先誰長卿子美豈剽竊前人者耶補注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

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鼂无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遺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舡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舡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孫曰星者公之奴名○一本作星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粻（祝曰糗熬米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餈粻糧也○糗去久丘救二切粻之良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孫曰軛車轅之前上掛檣帆柱遝萬里連檣牛繫軛下言車引帆上檣言舡也○軛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

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韓曰彍張弩也○彍音霍又廓郭二音）與電爭先（一作光）子無底滯之尤（底止也）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孫曰論語屏氣似不息者屏藏也）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歘嚘嚶（砉呼虢切歘呼骨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一作餘年）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户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孫曰謂謫陽山）

令時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孫曰謂為太學博士）

時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孫曰言我初無欲行之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船車鼻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甫鳩切）予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一作曲）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一作儔朋）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

覆羮張曰捩拗捩也○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予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一作其名曰云云矯矯亢亢祝曰矯亢剛直貌○亢口浪切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補注已上為智窮下四窮倣此其次名曰學窮一無名字傲數與名摘抉杳微祝曰摘發也抉出也○摘它歷切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祝曰神鬼神○挹於立切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孫曰謂不可施於時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

肝企足以待賓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孫曰間猶說也）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孫曰營營蠅聲詩營營青蠅）驅去復還（洪曰魏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張曰跳踉跳躍也○跳音條踉音良）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我一作使）小黠大癡（補注筆墨閒錄曰予讀抱樸子云小黠大愚駒父曰非也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

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孫曰周禮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易一羊皮飫於肥甘（飫厭也）慕彼糠糜天下知予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予疎謂予不信（予一作言）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祝曰上手擧手也）燒車與船延之上座（樊曰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

補注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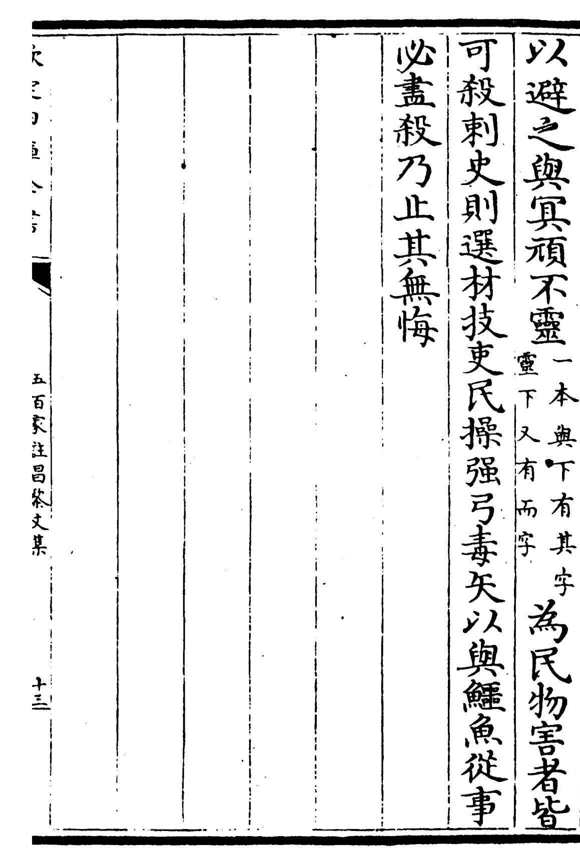
戍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潜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樊曰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言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古之為政有虎渡河者蝗不入境者蓋其精神所感若此類也耶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

衙推秦濟以羊一豬投惡谿之潭水杜田谿惡谿名在潮州城西並龍湫也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孫曰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烈熱也今作列又一本作迾迾遮也迾音旅際切非是網繩擉刃祝曰擉謂以叉刺泥中搏取之也莊子冬則擉鼈於江是也○擉初角切一本作擉擉木名時獨切非是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嶺海之間嶺海一作海嶺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慈一作文四海之外

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孫曰潮州於古為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一作令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祝曰睅目出貌左氏睅其目是也○睅戶板切○一無不字潭下有而字據食民畜據字下一本有處字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中洪曰舊本作下中中身也記曰文子其中退然本本作下心又有哉字伈伈睍睍伈恐懼貌睍小目貌○伈悉枕

（切睍下顯切）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
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
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祝曰醜亦類也）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
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冥暗也）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



以避之與冥頑不靈一本與下有其字靈下又有而字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六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狀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

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贈尚書左

僕射

韓曰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樊曰司馬温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術黙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補注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火以左

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孫曰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宣一作先公在原州宰相以

善為文任翰林之選既以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孫曰晉上書行在拜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樊曰翰林待制三年出入左右天

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

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

殿中侍御史孫曰正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孫曰尋歸臺授本官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紇祝曰回紇古匈奴號○紇下沒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孫曰大歷四年五月以僕固懷恩女為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令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奏晉為判官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力馬假一作取約我為市馬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卒取之卒一作乎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為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一無而字為爾賜不既多乎

爾之馬歲五至（一無五字）吾數皮而歸資（數上聲○一無吾字）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馬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自廻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廻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補注謂為太府太常少卿也）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孫曰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兼御史大夫孫曰建中四年以晉代孫宿為華州刺史又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之加兼御史大夫○一本無兼字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孫曰是歲十月朱泚反使凶黨仇敬何望之浸逼華州晉棄州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孫曰十二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孫曰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以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

之比一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宫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一作於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孫曰

五月戊戌收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孫曰正元二年七月以晉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孫曰時尚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使為韓滉所擠貶黜晉罪滉之黨見宰相極言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孫曰五年正月以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

其事卒不聞樊曰時政事決在竇叅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八年叅以其弟給事中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正色曰無乃叅迫卿為之耶晉不敢隱因聞叅以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叅貶官晉皇恐上疏固辭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一作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位之拜禮部尚書樊曰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庭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叅攝中書令當傳詔辭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

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樊曰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移時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

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樊曰七月以晉鎮汴州汴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孫曰正元八年三月宣武帥劉玄佐卒其壻及親兵擁玄佐子士寧為留後刼監軍使孟介以請於朝庚午以士寧為宣武軍節度使畋遊無度一本無畋遊二字度作參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孫曰九年十二月士寧率衆二萬畋於近郊都知兵馬使李萬榮晨入使府分兵閉城不納士寧以五百騎逃歸京師壬戌以萬榮為留後萬榮為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孫曰十年四月宣武軍亂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

素驕慢萬榮遣諸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林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十一年五月詔以萬榮為節度使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孫曰十二年六月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自為兵馬使殺諸將伊婁說張丕等都虞候鄧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而萬榮死孫曰七月以晉鎮汴州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卒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

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樊曰惟恭既執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趍鎮不用兵衛至圃田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率諸將出迎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樊曰初玄佐死以陝虢觀察使吳湊代之行至汜水而還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孫曰惟恭之逆晉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兵政初一無初字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一有不字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寧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孫曰初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當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

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孫曰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委叔度叔度為人佻侻軍中惡之職事修一作修既人民化一作俗人變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烏一作烏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賵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孫曰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閬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

公歿矣其誰與安（其一作人）始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湲全素全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全湲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一無為大理評事五字）全澥為太常寺太祝（洪曰按董府君墓誌云公諱溪字惟深隴西公第二子則湲當作溪

又云其季弟澥問名於太史氏韓愈並無全字此云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則全湲全澥誤矣補注按溪誌全湲全澥之名上作溪澥豈全湲後名溪而全澥後去全名澥耶㧞曰按宰相世系表全道殿中少監湲商州刺史全素太子中舍人澥太常寺太祝其名當從溪墓誌及世系表

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一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一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曰盧郎中名虔時為汝州刺史名氏見于侯喜所作汝州復黄坡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傪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已矣

進士侯喜一本有者字無下句右字右其人為文甚古孫曰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有司有一作主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樊曰此謂正元十六年去徐來洛求官京師本欲攜持同行適

遇其人自有家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絶無消息五月初至此樊曰此謂十七年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於洛也自言為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大一作貴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胃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

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為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已者死孫曰司馬遷荅任安書士為知已者死女為悦已者容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一本止有一句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閤

下之德而憐俟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樊曰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辛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樊曰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敕以關輔饑罷二十年吏部選禮部貢舉孫曰宰臣杜佑所請也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謂十口之家謂一作為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

所貴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樊曰春秋成五年公羊傳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云云公語蓋出此其以民為人則避太宗諱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

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主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樊曰公時為四門博士未為御

史故云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孫曰正元十七年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年冬公為御史上此疏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閭有棄子逐妻至閭一作其間以求口食折屋伐樹屋一作室以納

稅錢寒餒道塗餒一作餓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百一作有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一本腹作復非是洪曰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

百姓腹内者並除放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欵慙懼之至謹録奏聞謹奏韓曰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二月奏貶連州陽山縣令神道碑具載此事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韓曰貞元十九年公為四門館博士時奏請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祝曰三館者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一本生作士字准六典孫曰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

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

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

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

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

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

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

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樊曰按選舉志所言三館學生皆與狀合惟四門館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豈公所謂量許取無資廕而有才業人充者歟疑朝廷從公之請而誌逸之也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注詳本篇

君諱彙 一作某 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 孫曰其先本嬴姓伯益之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潏仲潏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 晉亡而趙氏為諸侯 孫曰夙十世孫浣自立為諸侯是為趙獻侯 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 孫曰浣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為氏 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

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蒯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孫曰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孫曰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孫曰季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

贈太傅謚莊武孫曰燧字洵美正元十一年八月卒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樊曰燧二子長即彙次曰暢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樊曰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為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孫曰建中四年十一月燧至太原遣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壓於中渭橋獻御服用物弓甲貢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

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於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夫人無子一無夫人二字受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

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歇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韓曰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召二子使為之主馬二子彙暢也今故云世通家繼祖暢之子也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樊曰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復讎狀

韓曰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敕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一本題有并序二字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孫曰富平屬京兆）為父報仇殺人（樊曰悅殺秦果）自投於縣請罪敕云復仇殺人固有彝典（固一作自）以其伸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

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孫曰是月戊戌敕悅杖一百流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奉一作觀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祝曰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孫曰定四年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樊曰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

韓曰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

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

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下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嚴曰舊史云梁悅爲父復讐殺秦果特勑免死愈獻議執奏之按此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不可謂之執奏矣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一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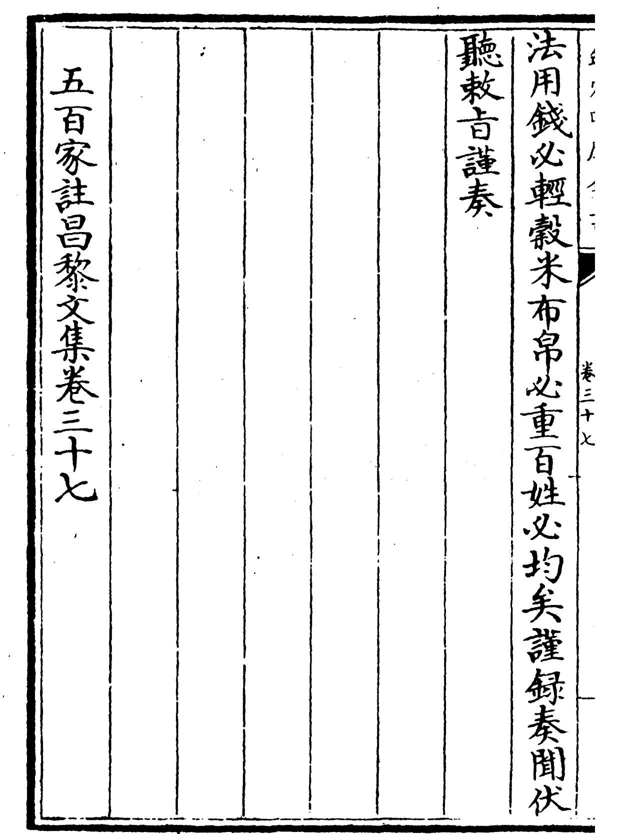
孫曰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

半者為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公於是作此議樊曰時戶部侍郎楊於陵議曰令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孫曰物土貢者謂隨其所有之物以為貢賦不專責之以錢也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

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錢愈貴也（一本錢上有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緜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緜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祝曰皿者飲食之器）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鍾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

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孫曰更其文謂改其錢文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祝曰扶助其病也一作助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令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



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録奏聞伏

聽勅旨謹奏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七